

一个共产党员的无悔人生

——怀念邬象牟同学

○ 郑文会 (1959 届土木)

邬象牟同学离开我们一年多了。每当想起他，我首先会想到的是大三下学期，即1957年4月，在校刊《新清华》上看到的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少先队员——共青团员——共产党员》。这篇文章所记的正是邬象牟。我在给92班，他是给91班班长，大一入了党，学习成绩好，考试全5分，社会工作好，能歌善舞，是全面发展的榜样、又红又专的典型。给91班曾获校“先进集体”的荣誉称号，班号镌刻在图书馆一入门的铜质屏壁上。上述文章在《新清华》的发表，让邬象牟的名字在校园为更多人知晓。

几天以后，作为共产党员的他，响应党的号召，带头投入整风运动，实事求是地给校团委领导提意见。他参与撰写的大字报引起广大学生强烈共鸣，一时成了清华园的舆论中心。然而不久，风云突变，反右斗争开始了，他被划为右派分子，开除党籍，从此走上了被监督改造的道路。在毕业离校近20年时间里，多数同学失去联系，我对他的状况也一无所知。

打倒“四人帮”后的一天，在《中国环境报》上偶然看到一篇文章，作者正是邬象牟。此时我已从航天部西安基地调入位于湖北远安县的066基地，而他的通信地址就是武汉市煤矿设计院。惊喜之余，

我马上和他取得联系。又过了几天，利用去武汉出差的机会，去他家做客。20年未见面的老同学，都已从当时的翩翩少年，变成今天的人到中年，我俩不禁相视苦笑。然后，我倾听了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阐述他20年来的苦难遭遇：他当过煤矿工人，下过矿井；当过农民，养过猪，种过菜……他想用汗水洗刷自己的失误，用劳动来证明自己的忠诚。但不管怎样努力，得到的都只是无休止的批判斗争和不公正的待遇。身上的痛苦还可以忍受，但心上的伤痕却常常在流血。说到伤心处，不禁泪流满面，无法再说下去。我只好用力握住他的手说：“我非常理解你，但这已经成



毕业50年合影。左起：范存举、周庆贤、聂桂生、郑文会、邬象牟

□ 怀念师友

为过去了。我们还是向前看吧！”他抬起头来，赞同地对我说：“是的，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了，我会慢慢忘掉。”这时，夏日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我又看到了一幅充满信心的脸。接着他告诉我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在他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：恢复党籍，彻底平反，恢复技术员工作，工资从多年的三十几元涨到同级人员水平，分房，结婚，成家。这时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从容和淡定。在告别的时候，他握着我的手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工作，补偿这20年的损失。”我也说：“我相信，我会重新看到20年前的你。”

此后，我不断地了解到他的情况：由于工作表现突出，快速地从技术员提升为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、教授级高工。多年连续被评为湖北省煤炭系统劳动模范、优秀共产党员，他的设计和科研成果多次获奖，很快被提拔为副院长，后又当纪委书记。1992年，被国务院授予特殊津贴。此时的他终于在20年后又一

次走上了人生的巅峰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我的单位也按照中央“三线调整、改造、搬迁”的政策，一步步从原远安山沟搬迁到孝感和武汉。而我又参与并主持工程有关工作，有机会经常来往于北京、武汉、孝感、远安之间，和他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多。在一次聊天中，他说，自从他当了副院长之后，仍未脱离设计工作，仍然在院长办公室一角放一张绘图桌，只要有空就埋头搞设计，而且完成的工作量居然是专业设计人员的两倍。他还说，当了副院长以后，给他调整住房，他谢绝了；外出本来可以派小车，他一概不用，仍然坐公共汽车出来办事。我还半开玩笑地说，我劝你还是入乡随俗好，免得别人把你当成另类，他只是笑了一下，没说什么。

1997年，我们两人都到了退休年龄，但在我们的心中，仍然记着当年老校长的号召，“要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。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退而不

休，在身体可能的前提下，尽量多做工作。也许是缘分吧，1998年，他曾在一家民营环保公司担任总工，而我也有幸受到该公司老板的邀请，到公司当了副总。因此我们在一个办公室相处了一个多月。这是我在参加工作后，第一次和他共同工作，使我能



1955年给91班荣获先进集体称号时留影，中间手拿证书者为邬象牟

够从更近的距离多角度来观察他，进一步发现他身上的不少优点。作为总工，每天要处理不少大大小小的各类问题，我看到他总是耐心细致地了解情况给予答复，对一切来访者都是和颜悦色，毫无骄横之气，没有丝毫的专家权威架子，处理问题周到细致，以理服人。虽然这段时间很短，但是，我俩朝夕相处，聊得很多，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，“我过去耽误的时间太多了，我要尽量地抢回来一些。”本来我还以为可以更长时间和他在一起工作，不料一个月后，老板指名带我出差去揽任务，因为在一些问题上我与老板发生了严重分歧，已过了耳顺之年的我却仍带有几分书生的呆气，一怒之下愤而提出辞职的要求。后经劝说无效，老板只好让我一个人回到北京。见到满面惊讶之色的邬象牟，我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他听完了点点头笑着说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老板回京后，又请我们吃了一顿饭，算是告别吧。总之，大家还是好说好散，之后我就离开了那家公司。不久，听说他也离开了。

大学毕业前，给91和给92合成了一个班，即“给9”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1977、1978年，学校党委积极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，在整风反右斗争中，受到迫害的给9邬象牟等同学，重新得到了公正的待遇。1980年开始，给9恢复了联系。此后，每逢校庆，给9必返校相聚。邬象牟非常热爱给9这个集体，每次班上大的活动他都积极参加。为了把活动搞好，他多次协商所在公司，对我班活动给予赞助。鉴于他在公司工作出色，每次公司都能满足。给9毕业30、40、50周年大

庆，以及2001年的杭州游莫不如此。每次活动邬象牟都积极参加筹备、出谋划策。在文艺晚会上登台表演，使我们恍惚看到了几十年前的他。

2011年母校百年大庆，邬象牟作为1959届校友代表，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隆重的纪念大会，亲耳聆听了胡锦涛主席的重要讲话。这是他的光荣，也是我们全班的光荣。

这一年我俩均年过七旬，而班上同学也大多脱离了工作岗位，回家含饴弄孙，安度晚年。但他仍日夜奋战在工作岗位上。近几年他又参加到管道输煤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当中。经过多年不懈努力，在建的神渭输煤管道，长达730公里，达到世界第一。2017年春节前，正是进行最后试验及数据整理阶段，此时的他，已感到身体有所不支。临近春节，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，从武汉返京准备过节。不幸到了家中就因胃部大出血，抢救无效，于1月14日溘然逝世。离他80周岁生日，只差一个多月。

邬象牟走了，他奋力工作了58年！一生虽然饱受磨难，但他为人民服务的这颗心始终在燃烧，他是自强不息的典范。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：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。正如他在给9毕业50周年纪念文集上所说：“离别清华五十载，尝遍天下苦咸水。一旦浊流变甘泉，无名无利也无悔。”明年是我们毕业60年，他不会来了，但他留给我们的那克服一切困难，栉风沐雨，一往无前的宝贵精神财富，我们不会忘记。

安息吧！我们的好兄弟、好榜样——象牟同学！你将永远活在给9同学的心中！

2018年6月14日